

王

WangShuo

朔

经典作品选



现

代

文

学

名

家

一寸

把瘾就死

王

朔

空

中小姐



文

库

I217.2
F5

82534

王朔

Wang Shuo

经典作品选



现

代

文

学

名

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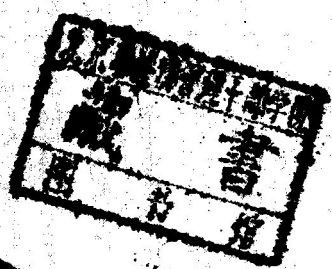
名

作

文

库

过
把瘾就死



空
中小姐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作欣赏·王朔/林非主编·—北京:

当代世界出版社,1993.5(2000.6重印)

(名家名著丛书)

ISBN 7—80115—517—X

I.名… II.林… III.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

②王朔—文集 IV.12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27842号

王朔经典作品选

出版发行: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复兴路4号(100860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振兴印刷厂印刷

印 张:15

版 次:2002年3月第1版

印 次:2002年3月第1次

书 号:ISBN 7—80115—518—X/1·61

定 价:20.00元

编者的话

《王朔文集》还未问世，京城内外已经沸沸扬扬。象以往评论王朔作品一样，褒与贬、骂与捧、臧与否，众说纷纭。

有的大喜过望：“王朔立异标新，雄居新生代京味小说家头把交椅，理应上叶当代文学史一席之地；”有的大为赞叹：“中国文坛享此殊荣者当属王朔；”有的大惑不解：“王朔小说是痞味加俗气，不登纯文学大雅之堂，怎能享受这等荣耀？”有的大加嘲讽：“王朔崇尚消费人生，作品玩世不恭，无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。”如此等等，莫衷一是。

做为《王朔文集》的出版者，我们的初衷不是要对种种平论做出裁断，只是希望对一些令人品味的现象引发思索：

八年前，王朔以《空中小姐》一炮打红后，八八年又推出《浮出海面》等四部发轫之作，先后搬上银幕，热热闹闹地营造了一个“王朔年”；以后几年中，《我是你爸爸》等一部长篇，《过把瘾就死》等几十部中短篇，令文坛许多新枪老笔大为瞠目；《渴望》、《编辑部故事》等电视剧更使王朔的名字深入寻常百姓中。文坛的规律多是“各领风骚三五年”，为什么“王朔热”连续八年，不仅热度不减，发展至今，却持续升温，大有独占鳌头，称雄图书、影像市场的勃勃气势？

为什么王朔的书舞文弄墨者要读，引车卖浆人爱看？儒雅之士津津乐道，平俗之辈侃侃谈诵？

为什么在难以引发轰动效应的当今文坛，王朔的作品却异乎寻常地牵动众多读者的兴致，以致在“文学圈内、准文学圈内甚至根本与文学不沾边的圈子里引起一阵阵骚动？”为什么王朔的人品和文风反差强烈？他为人忠厚沉静，文章却洒脱不羁？

王朔热的升起是因为他的京味、他的调侃、他的机智、他的幽默

或者是他的俗气、他的痞味、他的油滑、他的玩闹？是因为他介乎于“深沉博大和浅薄不文之间？”如此等等，是许多敏感的文学评化家、热心的作家、好奇的读者，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，难解这近年来不断困扰文学评论界的奇特的“王朔现象”。

我们出现《王朔文集》，正是为展示王朔作品的全貌，推动当前有益的文学争鸣勃发、深入。同时，也想为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中国文坛的繁荣昌盛、百花争妍做一份奉献。

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

过

把癮就死

空

中小姐

空中小姐

周作人 经典作品选	生活之艺术	人的文学	定价: 18.00元
傅雷 经典作品选	傅雷家书	与傅聪谈音乐	定价: 20.00元
鲁迅 经典作品选	呐喊 彷徨	朝花夕拾	定价: 20.00元
老舍 经典作品选	骆驼祥子	我这一辈子	定价: 21.00元
张爱玲 经典作品选	倾城之恋	金锁记	定价: 20.00元
曹禺 经典作品选	日出	北京人	定价: 20.00元
巴金 经典作品选	家	海的梦	定价: 20.00元
朱自清 经典作品选	背影	踪迹	定价: 18.00元
梁实秋 经典作品选	谈话的艺术	雅舍小品	定价: 20.00元
冰心 经典作品选	往事	寄小读者	定价: 20.00元
徐志摩 经典作品选	翡冷翠的一夜	再别康桥	定价: 19.00元
郭沫若 经典作品选	女神	屈原	定价: 21.00元
丰子恺 经典作品选	缘缘堂	车厢社会	定价: 20.00元
林语堂 经典作品选	论读书	论幽默	定价: 19.00元
茅盾 经典作品选	子夜	林家铺子	定价: 20.00元
钱钟书 经典作品选	围城	人·鬼·兽	定价: 20.00元
三毛 经典作品选	尘缘	背影	定价: 20.00元
贾平凹 经典作品选	废都		定价: 20.00元
王朔 经典作品选	空中小姐	过把瘾就死	定价: 20.00元
刘墉 经典作品选	创造自己	超越自己	定价: 20.00元

过

把瘾就死

责任编辑/高玉琪

目 录

目 录

- 空中小姐 (1)
- 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 (45)
- 过把瘾就死..... (113)
- 美人赠我蒙汗药..... (199)
- 懵然无知..... (391)
- 枉然不供..... (431)

空
中
小
姐

—

我认识王眉的时候，她十三岁，我二十岁。那时，我正在海军服役，是一条扫雷舰上的三七炮手。她呢，是个来姥姥家度暑假的初中学生。那年夏初，我们载着海军指挥学校的学员沿漫长海岸线进行了一次远航。到达北方那个著名良港兼避暑胜地，在港外和一条从南方驶来满载度假者的白色客轮并行了一段时间，进港时，我舰超越了客轮，很接近地擦舷而过。兴奋的旅游者们纷纷从客舱出来，挤满边舷，向我们挥手呼喊，我们也向他们挥手致意。我站在舵房外面用望远镜细看那些无忧无虑、神情愉快的男男女女。一个穿猩红色连衣裙的女孩醒目地出现在我的视野。她最热情洋溢，又笑又跳又叫又招手，久久吸引住我的视线，直到客轮远远抛在后面。

这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样鲜明，以致第二天她寻寻觅觅出现在码头，我一眼便认出了她。我当时正背着手枪站武装更。她一边沿靠着一排排军舰的码头走来，一边驻足入迷地仰视在桅尖飞翔的海鸥。当她开始细细打量我们舰，并由于看到白色的舷号而高兴地叫起来时——她看见了我。“叔叔，昨天我看见过这条军舰。”女孩歪着头骄傲地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我向她微笑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我也看见了你，在望远镜里。”女孩兴奋得眼睛闪着异彩，满脸红晕。她向我透露了她的心头秘密：她做梦都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“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多好看呀。”女孩纯朴的理想深深感动了我。那个夏天真是美好的日子。女孩天天来码头上玩，船长破例批准她上舰。水兵都欢迎她，领她参观我们引为自豪的军舰，我让她坐进我的三七炮位里，给她扣上我那沉重的钢盔，告诉她，炮管子虽然不粗，但连续发射起来，火力相当猛烈。我们海军几次著名的海战，都是以三七炮为主力干的，出过很多英雄炮手。

“那，叔叔，要是你碰上敌人，你也会成战斗英雄啦？”“那自然。”女孩和我的逻辑是简单的，十分有理的。

一天傍晚，女孩在我们舰吃过饭，回家经过堤上公路。忽然海风大作，波涛汹涌，呼啸的海浪跃过防波堤，漫上了公路。一时，沿堤公路数百米水流如注，泛着泡沫。这在海港是常见的，女孩却被凶暴的波浪吓坏了，不敢趟水而行。我在船上远远看到她孤单单、战战兢兢的身影，舰长对我说：“嗨，你去帮帮她。”我跑到堤上，一边冲入水里，一边大声喊：“紧跟我！”女孩笑逐颜开，摹仿着我无畏的姿势，勇敢地踩进水中。我们在水势汹涌的公路上兴高采烈地迅跑着。当踏上干燥的路面时，女孩象对待神人般崇拜地看着我。我那时的确也有些气度不凡：蓝白色的披肩整个被风兜起，衬着堪称英武的脸，海鸥围绕着我上下飞旋。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生难忘呢……

后来，暑假结束了，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。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。我给她回了信，鼓励她好好学习，做好准备，将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。我们的通信曾经给了她很大的快乐。她告诉我，因为有个水兵叔叔给她写信，她在班级里还很受羡慕哩。

五年过去了，我们没再见面。那五年里，我们没日没夜地在海洋中游戈、巡逻、护航。有一年，我们曾驶近她所住的那座城市，差一点见上面。风云突变，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，我们奉命改变航向，加入一支在海上紧急编组的特混舰队，开往北部湾，以威逼越南的舰队。那也是我八年动荡的海上生活行将结束时闪田出的最后一道光辉。我本来期待建立功勋，可是，我们没捞到仗打。回到基地，我们舰进了坞。不久，一批受过充分现代化训练的海校毕业生接替了那些从水兵爬上来的、年岁偏大的军官们的职务。我们这些老兵也被一批批更年轻、更有文化的新兵取代。我复员了。

回到北京家里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，换上松弛的老百姓衣服，我几乎手足无措了。走到街上，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，愈发熙攘的车辆人群，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迅速向前冲去的头晕目眩。我去看了几个同学，他们正在念大学，有的已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，曾经

和我要好过的一个女同学已成了别人的妻子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都有着自已正确的生活轨道，并都在努力地向前，坚定不移而且乐观。当年，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，加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，二十五岁重又象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，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。在部队学到的知识、技能，积蓄的经验，一时派不上用场。我到“安置办公室”看了看国家提供的工作：工厂熟练工人，商店营业员，公共汽车售票员。我们这些各兵种下来的水兵、炮兵、坦克兵、通信兵和步兵都在新职业面前感到无所适从。一些人实在难以适应自己突变的身份，便去招募武装警察的报名处领了登记表。我的几个战友也干了武警，他们劝我也去，我没答应。干不动了怎么办？难道再重新开始吗？我要选择好一个终身职业，不再更换。我这人很难适应新的环境，一向很难。我过于倾注第一个占据我心灵的事业，一旦失去，简直就如同一只折了翅膀的鸟儿，从高处、从自由自在的境地坠下来。

我很傍徨，很茫然，没人可以商量，父母很关心我，我却不能象小时候那样依偎着向他们倾诉，靠他们撑腰。他们没变，是我不愿意。我虽然外貌没大变，可八年的风吹浪打，已经使我有了一副男子汉的硬心肠，得是个自己料理自己的男子汉。我实在受不了吃吃喝喝的闲居日子，就用复员时部队给的一笔钱去各地周游。我到处登山临水，不停地往南走。到了最南方的大都市，已是疲惫不堪，囊中羞涩，尝够了孤独的滋味。

王眉就在这个城市的锦云民用机场。她最后一封信告诉我，她高中毕业，当了空中小姐。

二

我没认出她，她一直走到我身边我也没认出来。

我在候机室往乘务队打电话，她的同事告诉我，她飞去北京，下午三点回来。并问我是她爸爸还是她姐夫，我说都不是。放下电话，

我在二楼捡了个视界开阔的座位，一边吸烟，一边看楼下候机室形形色色的人群和玻璃墙外面停机坪上滑动、起降的飞机；看那些银光闪闪的飞机，象一柄柄有力的投枪，直刺蔚蓝色的、一碧如洗的天空。候机楼高大敞亮，窗外阳光灿烂。当一位体态轻盈的空中小姐穿过川流的人群，带着晴朗的高空气息向我走来时，尽管我定睛凝视，除了只看到道道阳光在她美丽的脸上流溢；看到她通体耀眼的天蓝色制服——我几乎什么也没看到。

“你不认识我了？”“我真的不认识了，但我知道是你。”“那么我是变丑，还是变美了？”“别逼着我夸你。”她在我身旁坐下。我依然凝视着她，她也紧盯着我。

“我没能象你希望我的那样，当海军。”“没什么。”我说，“你瞧，我自己也不是了。”“真的，我远远一眼就认出你的脸，可我还是犹豫了一下。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你不穿水兵服是什么样？是这个样！”“我也想象不出，所以常照镜子。”“走吧。”“干吗？”“我给你安顿个地方，然后……去找你。”“好好聊聊？”“嗯，这地方太吵，太显眼。”“你是说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安静的地方？”“嗯。”我们双双站起身，我仍不住地端详她。

“干吗老看我？”“我在想，有没有搞错。”真的，真叫人难以置信，她长大了，而我也没长老。

王眉把我领到招待所，给我吃，给我喝，还洗了个舒畅的热水澡。晚餐我吃掉一大盘干烧肉芥蓝菜，然后把香蕉直塞到嗓子眼才罢手。我感到自己象个少爷。

“跟你说，我真想吃成个大胖子。”饭后说是好好聊聊，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胡扯。王眉带了她的一个名叫张欣的女伴，光笑不说话，频频偷偷瞧我。她们俩勾肩搭背坐在我对面，不时互相会意一笑。我搞不清王眉什么动机，掩人耳目还是不忍抛下好朋友一个人在宿舍？或者……

她问起我们舰其他人的情况，真真扫了我的兴。我告诉她，都复员了。我不想谈过去，穷途末路的人才对过去眷恋不已。可不谈

过去，就没的说。她们告辞，美其名曰让我早点休息。我一怒之下决定，明天回家。不料王眉又一个人转回来，换一句话，当着张欣的面没好意思说。

“我那年到你们舰玩的时候，有个最大愿望你猜是什么？”“变成男孩。”“还当我的女孩，但要长得和你一样大。”“这办不到。”我笑着说，“你长我也长。”“不对，你长不了个儿啦。”我改主意了，住下去！

三

我始终捞不到机会和王眉个别谈一会儿，白天她飞往祖国各地，把那些大腹便便的外国佬和神态庄重的同胞们运来运去。晚上，她花插着往这儿带人，有时一两个，有时三五个。我曾问过她，是不是这一路上治安情况欠佳，需要人作伴？她说不是。那我不懂了。她的同事都是很可爱的女孩，我愿意认识她们，可是，难道她不知道我迫切希望的是和她个别谈谈吗？也可能是成心装糊涂。她看来是有点内疚，每次都带很多各地的时鲜水果：海南的菠萝蜜，成都的桔子，新疆的哈密瓜，大连的苹果。吃归吃，我照旧心怀不满，难道事情颠倒了个儿，我成了小孩？我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，象野地孤魂一样在这个急速繁荣的城市乱遛。有一次乘车转了向，差点到了郊区的海军码头，我抹头就慌慌张张往回跑。我不愿再看到那些漆着蓝颜色的军舰，我会象个二傻子，穿着老百姓衣服瞪着眼睛瞧起来没完，让那些刚穿上军装的小年轻儿笑话。

台风出其不意地登了陆，拔树倒屋，机场禁航。王眉来了，我精神为之一振——她是一个人。穿着果绿色连衣裙，干净、凉爽。可她跟我说的都是什么鬼话哟，整整讲了一天英语故事。什么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不说话。格林先生用纸条告诉格林太太早晨六点叫他，而他醒来已是八点，格林太太把“嗨，起床”也写在了纸上。罗伯特先生有一花园玫瑰。当一个小淘气要用一先令一大把卖给他

玫瑰时，他不肯买，说他有的是。淘气说：“不，你没有，你的玫瑰都在我手上。”……我抗议说我根本听不懂洋文，王眉说她用汉语复述，结果把说这种废话的时间又延长了一倍。我只好反过来给她讲几个水兵中流传的粗俗故事，自己也觉着说得没精打采。

“你别生我的气。”王眉说，“我心里矛盾着呢。”她告诉我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她在“浏览”我。她不在乎家里有什么看法，就是怕朋友们有所非议，偏偏她的好朋友们意见又不一致，可以说壁垒分明哩。那天张欣从我这儿走后和她有一段对话：

“我很满意。”“你很满意？”王眉大吃一惊。

“我是说，我作为你的朋友很满意。”而另一个和我聊得很热闹的刘为为却一口咬定：

“他将来会甩了你。”我不知道她凭什么如此断言。我好象也没对她流露什么，只是当我说起我当武警容易些，她问我是否会武，我随口说了句会“六”。

王眉走后，我蓦地觉得自己不象话。我又不是怡红公子那号情种，连自家表妹都敢玩命地追，居然还演成佳话，简直是对我国婚姻法有关条款的嘲弄。从明天起，我还是恢复本来面目，做个受人尊重、稍带崇拜的大哥哥吧（叔叔是无论如何做不成喽）。

第二天，持续大雷雨。王眉又来了，又是一个人，鬓上沾着雨珠，笔直的小腿湿漉漉。我端着的那副正人君子样儿一下瓦解。时光不会倒流，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倒退。而且，天哪！我应该看出来，什么也阻止不了它迅猛发展。

“我跟你讲，你甭暗示意会。你要不明明白白说出来，白纸黑字写出来，我决不动心。”后来，这事是成了悬案。我一提这事，阿眉便大度地说：“就算我追你还不成。”言下其实是我追的她，还觉悟很低，楞不承认。我往往只好嘟哝着说：“反正我当时就是被糖弹打中的感觉。”总而言之，那一下子间的事情是说不清了，没什么道理可讲。

“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”“什么？”“临死前，最后

一眼看到的是你。”“小傻瓜，那时我早老了，老得不成样子。那时，也许你想看的是孩子。”“不会的不会的。”

四

叫我深深感动的不是什么炽热呀、忠贞呀，救苦救难之类的品德和行为，而是她对我的那种深深依恋，孩子式的既纯真又深厚的依恋。每次见面她都翻来覆去问我一句话：

“你理想中，想找的女孩是什么人？”一开始，我跟她开玩笑：“至少结过一次婚。高大、坚毅，有济世之才，富甲一方。”后来发觉这个玩笑开不得，就说：“我理想中的人就是你这样的女孩，就是你。”她还总要我说，第一眼我就看上了她。那可没有，我不能昧着良心，那时她还是个孩子，我成什么人啦。她坚持要我说，我只得说：

“我第一眼就看上了你。你刚生下来，我不在场，在场也会一眼看上你的。”每天晚上她回乘务队的时候，总是低垂着头，拉着我的手，不言不语地慢慢走，那副凄凉劲儿别提了。我真受不了，总对她说：“你别这样好不好，别这副生离死别的样子好不好，明天你不是还要来？”明天来了，分手的时候又是那副神情。

我心里直打鼓，将来万一我不小心委屈了她，她还不得死给我看。我对自己说：干的好事，这就是和小朋友好的后果。

有一天晚上。她没来。我不停地往乘务队打电话，五分钟一个。最后，张欣和刘为为骑着单车来了，告诉我，飞机故障，阿眉今晚耽搁在桂林回不来了。

我很吃惊，我居然辗转反侧睡不着。不见她一面，我连觉也睡不成，她又不是镇静药，怎么会有这种效果？我对自己入迷的劲头很厌恶。我知道招待所有一架直拨长途电话，就去给北京我的一个战友关义打电话。他是个刑事警察。我把电话打到他局里。

“老关，我陷进去了。”“天哪！是什么犯罪组织？”“换换脑子。

是情网。”“谁布的？”他顿时兴致高起来。

“还记得那年到过咱们舰的那个女孩吗？就是她。她长大了，我和她搞上了。我是说谈上了。”“你现在不在北京。”他刚明白过来。

“你知道我当年是光明正大，一片公心。”“现在不好说喽。”“你他妈的少费话。”我骂他。

“你是不是因为革命友谊培化成儿女私情，有点转不过弯来？”到底是老朋友，一箭中的，“告诉你，这是合理的结果，没人说你。你是老百姓，这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。是正当的，无罪的。连我也在勾搭女同事呢。”“得啦，你回去审你的犯人去吧。”“喂喂，”他叫住我，“你妈妈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，问你的下落。你总不能长在她身上。”他说得对，我不能长在别人身上。正确的方式该回去工作、挣钱，然后等阿眉够岁数娶过来。他说得对，我是老百姓，干吗不当个快快活活的老百姓呐？这才是我的本来面目。我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也不是个光屁股水兵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放心不下。阿眉请我在该市那家有名的冰室吃冷食时，我问她：

“经常有乘客试图勾搭你们吗？”“无故搭讪的，大有人在。”“过于无理的怎么办？让打吗？”“不让，回避。”“渴着他臊着他也不行吗？”“都不行，还要格外多送清凉饮料。”“小姐的身份，丫环的命。”“就是。”“还喜欢干这行吗？”“喜欢。”停了一下，她说，“别担心我，我不会的。”我充满信任地乘阿眉服务的航班回北京。我在广播上客之前进了客舱。阿眉给我看她们的厨房设备。我喜欢那些锃亮闪光的器皿，不喜欢阿眉对我说话的口气，她在重演当年我领她上舰的情景。

“别对我神气活现的。”我抱怨说。

“才没有呢。”阿眉有点委屈，“过会儿我还要亲手端茶给你。”我笑了：“那好，现在领我去我的座位。”“请坐，先生。提包我来帮您放上面。”我坐下，感到很受用。阿眉又对我说：“你还没说那